

骊歌

——叶君健散文近作选

叶君健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骊歌

——叶君健散文近作选

叶君健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骊歌/叶君健著.-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ISBN 7-5315-2754-5

I. 骊…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861 号

骊 歌

Li Ge

叶君健散文近作选

叶君健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责任编辑 崔玉平 美术编辑 姚洪发

封面设计 姚洪发 版式设计 黄金娣

责任校对 王 蕊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12 $\frac{1}{2}$ 字数: 280 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315-2754-5/I·298 定价: 16.00 元

(如本书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现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前几年患了一场大病，但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而且焕发出更加蓬勃的创作活力。他写，他译，一本本、一篇篇作品在他那枝苍劲的笔下流淌出来。本书正是这诸多作品中的一部，是近几年作者散发在报刊上的一些散文作品选集。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忆旧记叙散文、身边记事散文、知识性学术性散文几部分。其中有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到英国战地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文章；有回忆他在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外国文学时有关人和事的文章；有回忆故人如沈从文、胡风、许觉民、阳翰笙、李约瑟等人的文章；有回忆他在香港中新学院、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时的文章；有记叙他身边琐事的文章；有谈童话、散文、儿童小说、华文文学、科幻文艺及一些学术流派的知识性学术性的文章……总之，这是一部深情凝重而又瑰丽多彩的抒写人生的作品集，很值得赏读。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散文集，是叶君健先生近几年散发于报刊上的散文选集。

散文贵在真。真，乃真实、真诚、真挚、真切之合意。

《骊歌》，正是真经历与真感触的携手，是真见识与真情愫的交融。这样一本真诚可亲的好书，绝不同于那些虚妄空泛之作。它或可以使读者的心灵与之碰撞，迸射出思想的火花；或可以使读者的理性得之于启迪，悟出人生的真谛。

叶君健先生是我国译坛上的大家。闻名遐迩的16本《安徒生童话全集》，是他根据用丹麦文版本《安徒生童话和故事全集》译出的。丹麦汉学家在研究了《安徒生童话全集》中译本后说：“它是世界上百种《安徒生童话全集》中最好的译本，在文学水平上它比原著更有诗的意境。”此外，他还译有世界名剧《阿伽门农王》和《渔民的起义》。

叶君健先生还是世界文坛和我国文坛上的大手笔。他的《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他的《寂静的群山》上、中、下三卷——《山村》、《旷野》、《远程》，以及《开垦者的

命运》、《在草原上》、《雁南飞》、《白霞》等长篇小说，还有《无知和被遗忘的》、《相逢在维也纳》、《两棵水仙花》等中短篇小说集，都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彩。其语言平实质朴，蕴含着哲理和诗的意境。英国著名作家兼评论家迈克尔·斯卡梅尔在1981年7月10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文章说：“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物身上浮现出来了。他的作品直率、流畅、抒情的笔调，更接近于杰克·伦敦和早期的高尔基。”

至于说到散文，也有逾百万言：《地久天长集》、《两京散记》、《西楼集》，还有这本《骊歌》（即篇后黄宗英文中提到的《烟霞晚唱集》）。

叶君健先生年轻时学过日文和十多种欧洲语言，现在仍能熟练地运用英文、丹麦文和世界语。他从3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又是中国第一位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多篇抗日文章和《毛主席诗词》译成外文的人。

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在我的心中宛如一座巍峨的大山。当我第一次登临他的家门——北京恭俭胡同那个诗情画意、生意盎然的小四合院，见到了他及他的夫人苑茵时，更激起一份敬仰之情。那是1989年夏天，我去请叶君健先生为我做责编的《新译全本格林童话》作序。在清雅的客厅里，我像客人又像朋友一样被款待着。他那伟岸的身躯、睿智的笑容、质朴而深刻的谈吐，那陪坐在我身旁的高雅脱俗的夫人，还有墙上挂着的那帧珠联璧合的伉俪照……都给我如履仙境的感觉。那一次，我出师大捷，他不仅欣然作序，并与我一见如故地谈到他的写作计划，修订并评注《安徒生童话全集》。我知道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开拓性工程，当即向他约稿，他也慨然允诺。当我与他畅谈良久，起身告辞时，心中涌起一股充实而又不满足的感觉，仿

佛一个觅宝人，从大山中走出来，虽然背着沉甸甸的宝物，仍然留恋那座富饶的大山。

1992年夏，当我们在丹麦驻华使馆为我任责编的《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举行首发式时，叶君健先生病了。他不能如约作为主角出席这个盛会。到会的，无论是丹麦的驻华大使、文化参赞，还是中国的文化界官员、学者、作家，以及电视台和中央各大报刊的记者，都无不感到遗憾。他的夫人苑茵代表他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演讲稿，即是此书末篇《我与安徒生童话》。

在叶君健先生患病期间，我去医院探视，他仍谈笑风生，与我谈着他的写作计划，而守在他一旁的苑茵夫人显得疲惫和瘦弱。苑茵偷偷地对我说：“他不知道他的病情，千万瞒住他。”本想和叶老合个影，而此时我取消了这个念头。

从医院走出来，苑茵对我说：“他的书已整理出来，准备交到现代文学馆……”一阵痛楚和着一股凄凉掠过我的周身。苑茵又说：“他如果去了，我也不久于人世了。”我忙说：“不会的。刚才叶老不还在侃侃而谈他的写作，他的设想？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那时我是在安慰苑茵夫人。没料到我的话应验了。等我再一次登临他的家门，叶君健先生果然精神矍铄地与我侃侃而谈了！而且他还胖了，长出了黑发，并拿出一本本新作，还有这本《骊歌》书稿！

这是叶君健先生病后写下的，多是些忆旧之作。我捧在手里，十分激动。多么坚毅的生命！多么高尚的人格啊！他说，过去他的写作多是“见缝插针”，即利用节假日及晚间的时间去写，如今真正解脱了，才有机缘做名副其实的“写匠”。显然，他很健康，尤其是头脑的反应，依然敏捷，这使我从心底感到高兴。他又拿出启功写的“叶君健全集”几个墨字给我看，并递给我全集目录：

长篇小说十卷，中短篇小说三卷，长篇回忆录一卷，译作六卷，散文四卷，论文二卷，洋洋洒洒竟有八百万字。他说：“这个全集正在整理之中，你可以替他找‘婆家’。”我很感动。然而更使我感动的是他浩瀚的精神，澎湃的激情。这是何等样的“见缝插针”啊！

叶君健先生出生于贫困的乡村。他的父亲是个店员，常年在外；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几乎全部家计：几亩薄田，四个儿女，一点点现钱。母亲是深明大义的。她信奉的是吃亏即是福，常常忍着；她很知没文化的苦恼，所以她勤俭持家，竟节省出供儿子念书的费用。于是，叶君健上私塾，到上海读中学，接着又就读武汉大学专攻外国文学专业。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到日本任教。因他在日本常在带有进步倾向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两个月被日本秘密警察拘捕，后被驱逐出境。他回到武汉，于1938年2月在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做外事宣传工作，投入了文化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后来他辗转转到香港，继续这样的工作。两年后，香港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他又来到昆明，最后到了重庆，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同时仍然做着反抗反动派及侵略者的秘密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于1944年夏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离开重庆赴英国战地演讲中国人民抗战的事迹，目的是动员英国人民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一年后法西斯以失败告终，他被剑桥大学英王学院聘请，做文学研究工作。1949年，当蒋介石政权将近崩溃时，他束装回国，开始了他的外语干部生涯。从此，他“见缝插针”，创作的激情一直没有停息过。他是人民的儿子，他那枝笔一直与祖国的命运，时代的脉搏，人民的甘苦息息相通。

说到他文章的风格，自然使我们想起散文大家韩愈。“不以琢雕为工”，“文从字顺各识职”。赏读叶君健的文章，会明显地感觉

到：在潇洒自如之中，处处可见平易近人的风格。

还是让我们回到这本散文集中，看看叶君健先生这种鲜明的写作风格吧！

《骊歌》篇中，作家在夜里聆听到《友谊地久天长》这首苏格兰民歌时，静穆中引发出他浓浓的乡愁，他回忆起他在第二故乡——欧洲，与他的老朋友辞别的情形，联想到房东一位老小姐的音容及“失踪”，想到几位朋友的渐变……他像无风自波的大海一样平静地叙述着人生的无奈，其中蕴藏着的却是深深的激情。

《友谊》篇中的“友谊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确是一语中的。现代人太忙了，忙得难以顾及什么“友谊”，倒认定有钱赚才是真谛。而他们那时的友谊，却“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这种友谊在作家笔下是那么纯净，又那么隽永，就像酿制多年的老酒——软绵而香醇。

《情系“中新”》篇中，讲了他在香港中新学院任教时的情形，在陶行知的引领下，乔冠华、楼适夷、邵宗汉、羊枣等进步人士都在公开授课和秘密斗争，那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依然会以罕有的魅力感染当今的读者。

《不同行的校友》篇中，讲述了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史》的背景，其家庭情况、感情归宿、生活习惯以及与作家叶君健的交往。读后，令人恍然大悟：何以一部论及中国科学的专著，竟会出自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之手。

《一位憨直的朋友》篇中，追忆了与诗人胡风的交往。早在1938年他们就相识了，1950年他们又成了邻居，自然过从甚密，直至胡风的讣告递到了“我”的手中……文章虽然没有激切的议论，然而那浸着血泪和忧伤的恨憾，令人不忍卒读。

《记沈从文》篇中，透过平实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和蔼、

热情”的沈从文因他“不问政治”而沦入的极具讽刺意味的境地：一个大杂院一间简陋的小屋——这便是文学大家沈从文的住所。当我造访时，不意碰锁，不禁思绪联翩，悬念丛生，此时此刻的“意境”，颇为引人入胜。

此外，在这本散文集中，还有许多对平凡事平凡人的忆写，如《我的牙医生》、《空中女服务员》、《旧居》、《斗室》、《理发》、《美人》、《胡同里的邻居们》等等；还有涉猎文学流派的说理性散文，如《文学翻译问题》、《福斯特——现代小说的先驱》、《一代精英——回忆“布隆斯伯里”学派》、《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就翻译问题答叶念伦》等等；还有学术性很强的知识散文，如《关于童话》、《关于“儿童小说”》、《关于“科学幻想小说”》等等。由于他于1944年亲临英国，对欧洲战时情况熟悉，又写下了《一个文化人在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文化史的刀光剑影，了解到文化史上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从而充实你，丰富你，使你在赏读文章之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受。

在此书的篇前有一幅《骊歌》篇的配画，它是他们夫妇的翰墨之合——绚丽的春花，飞舞的燕雀，“骊歌”在春天唱起，为春天而唱和，为生命而歌吟。“桃李满园留不住，劳燕仍旧各分飞。”如今，叶君健先生和他的夫人苑茵像年轻时一样，单独地住在一所公寓房子里，而把他们精心打扮的恭俭胡同的四合小院给了他们的子孙们。叶君健先生每天阅读着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书刊，编创着他生命的故事，向世间源源不断地输送他的思想和文采。他的夫人，跟随了他五十多年的老伴，也厚积薄发，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冬草——一个流亡女学生的故事》，还有和叶君健合出的散文集《金婚》。他们的相伴恰如诗人臧克家诗云：“银婚变金婚，两

心并一心，恩爱相终始，百岁犹青春。”那么，就让我们祝愿他们继续在春天里歌吟，歌吟美丽的青春，珍贵的爱情，更有融于人类的事业和生命！

崔玉平

1997年3月于沈阳

前 记

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近三四年写的。四年前我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但我意外地活下来了。1993年在我80岁的时候正式获准离休，时间自由一些，我所长年喜爱而缺乏时间从事的文学创作，可以实现了。我的故乡湖北红安县政府见我仍健在，特集资为我建了一个“书屋”，以作纪念。冰心老人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她特为这个书屋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条幅。我本想请她为此集子写几句话，但她正住在医院，不能干扰，我就把这个珍贵的条幅印在此书的卷首作为“代序”。我感谢她，并衷心祝愿她早日康复。

我的好友李保初教授及其夫人周靖在我杂乱无章的剪报中理出了这个集子，花了不少劳力和心思，我也在此一并感谢。

叶君健

1996. 5. 29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崔玉平	(1)
前记	叶君健	(1)
骊歌		(1)
今年的中秋节		(7)
过冬		(11)
新年		(14)
春节		(19)
“新年音乐会”遐想		(34)
从春节想起的		(38)
豆丝		(42)
让生活充满亮色		(44)
拄杖无时夜叩门		(46)
旧居		(49)
希望		(55)
根		(58)

空中女服务员	(61)
故乡的礼物	(71)
理发	(74)
胡同里的邻居们	(77)
美人	(91)
斗室	(94)
病中遐想	(96)
1993年9月24日	(99)
我没有被病魔压倒	(105)
两场梦	(108)
记沈从文	(113)
一位憨直的朋友	(121)
我的牙医生	(125)
老一代人	(128)
不同行的校友	(131)
情系“中新”	(136)
友谊	(139)
从一张照片所记起的	
— 亚洲作家会议 30 周年	(143)
在珞珈山上写小说	(148)
新春书简	(152)
永远的怀念	(156)
现代化	(162)
世代友好下去	(165)
想起我的老师	(168)

读者来信	(170)
买书和读书	(173)
读书	(177)
油灯下读托尔斯泰	(179)
重读安徒生	(181)
见缝插针	(184)
作文	(190)
稿酬	(194)
主持评审有感	(198)
记者和作家	(202)
京剧的“道白”	(207)
谈“创新”	(211)
读“散文”杂记	(213)
关于“华文文学”	(216)
关于童话	(219)
发展中的“童话”	(224)
关于“儿童小说”	(228)
微型创作——“寓言”	(235)
神话·诗·科学	(238)
关于“科学幻想小说”	(243)
一个单纯、干净的文学品种	(251)
儿童文学这个品种	(254)
儿童文学的传世作	(258)
加强创作的责任感	(261)

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264)
关于世界语	(273)
翻译家的盆地	(276)
文学翻译问题	(280)
福斯特	
——现代小说的先驱	(288)
一代精英	
——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	(295)
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302)
就翻译问题答叶念伦	(308)
就作家的素质答叶念伦	(313)
就“高雅”和“通俗”答叶念伦	(315)
就文字·风格·时尚答叶念伦	(319)
一个文化人在英国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323)
抗战期间的中国作家	(341)
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349)
一个战争的开头	(359)
另一个战争的结束	(365)
我和安徒生童话	(374)
我被叶君健吓着了	黄宗英 (377)

骊 歌

1995年5月14日晚上，我正在我的卧室兼书房读当天的报纸的时候，隔壁“客室”里传来既热烈又略带凄婉的音乐和歌声。老伴正在那里看电视。这音乐和歌声无疑是电视机播送出来的。我听音乐的调子好生耳熟。我放下手头的报纸，来到“客室”，观看荧屏上所放出的音乐和歌声。

原来是韦唯在一群轻歌曼舞的相伴艺术家中唱一曲“骊歌”。这是在天津举办的第43届国际乒乓球赛闭幕的文艺晚会上最后的一个节目。参赛的各国选手第二天就要离开天津回国了。我不由记起我国唐代诗人段成式在《送穆郎中赴阙》一诗中的两行：“应念愁中恨索居，骊歌声里且踟蹰。”这是表示朋友依依不舍、分手时的诗句。第43届国际乒乓球赛取得了成功。各国的选手健儿在这里大显身手，相互建立了友谊，现在忽然分手，自然有“踟蹰”不前之感。音乐和歌声既表达了欢快，也隐隐地透露一缕惆怅的柔情。

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这种歌和音乐却在我的心里